

边

缘

风

从

两山间吹过

黄忠昭等 /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丛

书

从两山间吹过风

黄忠晶等 /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从两山间吹过/黄忠晶等著

—江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10

边缘丛书

ISBN 7-210-02034-9

I. 风…

II. 黄…

III. 文学批评,人生--文学

IV. I206

风从两山间吹过

黄忠晶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10月第2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8

字数:200千 印数:1-3000册

ISBN 7-210-02034-9/I·371 定价:11.6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8511534(发行部)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黄忠晶

偶读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对话”，有所思；得一句“风从两山间吹过”，拿来做了本书的题目。

风从两山间吹过——一座是文学，一座是哲学；两山对话，融合于其间的是在世者的体验。

我们涉及了十几部文学作品，也谈了一些哲学问题，但我们无意把本书写成一部专门的文学评论集或专题哲学论文集。我们自忖在这两个领域里都不是专家。无论从哪个专业角度看，我们的东西都是零散的、粗浅的、不成体系的。文学作品也好，哲学命题也罢，我们只是希望结合自身的感受从中尽可能深切地揭示人生的某些方面，而文学和哲学也就在这种探索中融合在一起。

我们觉得，一个时代的文学应该同时是这个文学所体现的时代。文学如果躲进象牙之塔，单纯追求自身的完美，虽然不会全然失去价值，但在总体上有所欠缺的。从根本上说，文学的美在于它超出



己身，追求总体，要求一切。

同样地，哲学也不应该脱离人独特的具体的感受。哲学如果患了自恋狂，以概念范围内的无穷变幻为乐趣，那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智力游戏，它如果能够跳出己身，就成了人的生活方式本身。

文学从个人的具体感受出发，同时又以非自我意识的浓缩形式来回答世界和人生的最一般的问题；哲学从概念出发，同时又尽可能地贴近和模拟个体的独特感受；这样，它们就各自达到一种较为深层的结构，从而结合在对于人生体验的揭示中——这人生体验既是无法言说的，又是必须有所言说的。

风从两山间吹过——一座是外国文化，一座是中国文明；两山对话，融合于其间的是开放者的思想。

我们涉及了十几部外国文学作品，我们对它们产生了兴趣，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深为关注的。读着这些作品，我们感到人类是相通的，甚至差异也成了相互沟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文明，但“中央大国”却只是一种过时的神话——地球这个球体表面本无所谓中心，每个民族、国家、地区都是平等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备受凌辱，但并不因此失去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我们也不因为她在近代的落后和穷困就失去了自信心和自尊心，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已成为我们的血肉之躯；我们又读外国的东西，我们遇到了两种文化的对话。这两种文化谁为体谁为用？这两者孰优孰劣？——我们在阅读这些外国文学作品时，无暇多想这些问题，甚至感觉不到这是些问题；在思想超越国界的时代里，这似乎并不是一些有着非此即彼的答案的问题。我们只是认定，对话的基础是平等和理解；对话的目的是“拿来”。我们仍然



相信鲁迅的“拿来主义”。

对待外国的东西，我们的态度是批判的；但在批判的同时，如果不反省自己，这不是真批判，于我们自己并无益处。我们评论对方同时也比照自己，甚至更多地是后者。对于旧主人的东西怎么办？萝卜、白菜、鱼翅之类，拿来吃掉；鸦片之类也并不丢入茅厕，而是送到药房制药；唯有姨太太之类，则敬谢不敏。这既是开放的态度也是批判的态度。

风从两山间吹过——一座是传统，一座是变革；两山对话，融合于其间的是现代人的意识。

我们涉及了十几部当代外国文化作品，我们也谈到年代较为久远的东西，但侧重点在当代文化。

我们生活在现世，一身兼受传统和时代变革潮流两者的冲击，我们想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我们觉得，结合的路径仍然是着眼于现在，执着于现在，以此立根本去联系历史。

同代人的思潮和古代人的思想意识对我们的冲击作用是不同的。同代人的思潮直接作用着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变革着我们的现实。古代人的思想意识在他们的时代也是活的，也对当时的社会起直接作用，但到了后世，在我们身上，它失去了这种直接性。过去的东西，只有沉积于现代人的意识之中才能复活起来。

过多地沉溺于过去的东西，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但对于一个生活在现世的人说来，现实毕竟是无法逃避的。与其被动地置身于当世，不如主动地直面现实，不管它是什么模样。

过去由现在延续，未来由现在生发。我们无法返回过去，我们也无法预定未来，我们唯一可以把握的只有这个当下现在。

身处当下现在之中，回顾以往的历史，我们禁不住发一声喊：
“几千年过去了，一瞬间而已！”



风从两山间吹过——这是在世者的体验，开放者的思想，现代人的意识。它们好像并不实在，一吹而过，了无痕迹；它们好像也有点实在：暖人的春风，炙人的夏风，爽人的秋风，刺人的冬风，都会给人生旅途中的游子面颊一点刺激、一丝感触。如果这样，那也就够了。说到底，体验、思想、意识这东西，还能是别的什么呢？

大山们睡去了，蔚蓝晴朗的天空也在永远沉寂的大地上睡去了，宇宙间只有一阵清风掠过。

目 录

前言	1
----	---

生 存

卡夫卡距离	1
时间之象与空间之意	13
“放逐在自己家中”的生涯	27
理性迷雾中的人生	38

道 德

托尔斯泰走了	55
理智之年：只为了一个等待	73
心灵为何焦灼	87
爱与正义之间	101

情 爱

爱与死	117
色与色	134
爱的形而上学	150
那一半是什么	165

心 态

烦恼与解救之道	181
瞧这个世界	197
净宇与尘寰	213
一个孤独者的巢穴	226
后记	241

卡夫卡距离

——卡夫卡的“城堡”、“法门”、“圣旨”……

张志扬

K,想进城堡,想到城堡中去确立自我的目的,结果终生不得其入,直到死,才获准为城堡外围的子民。“哪里有城堡,哪里就有自我”,为什么不反过来说,“哪里有自我,哪里就有城堡”,或者,“哪里没有自我,哪里就没有城堡”?

约瑟夫·K在“三十而立”之年突然被捕,即被置于法门之前,他想申诉自己无罪,但法门虽在,也至死不得其入。更有甚者,人死于法,其罪犹存,人便死得像狗。法不容自我,殁了自我,又为何像狗?

皇帝、钦差、臣民三位一体吗?皇帝有旨命钦差下达臣民。钦差越宫阙雷池,层峦叠嶂,几千年也走不出这世界中心的垃圾如山。结果,皇帝死了,圣旨还在中途……夜幕临窗,臣民遐想,如死星的星光迷失在“你—我”之间。



(一)

我滞留在卡夫卡发现的“距离”上。

很奇怪，我没有按照惯例去问，它是怎么可能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可望不可及的“距离”？

提问，好比发现距离，解答就是消除距离。但是，可以消除或可以达到的距离，其实不是距离，只是距离的游戏，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否则，你就消除不了，达到不了。

兀。

夸克。

前提的不完备性。

自在之物。

上帝。

人。

“人是什么？”——“人不是什么。”

历代思想家，都像布利丹的驴子，没有不饿死在这两堆同样的青草之间。

人本身因具有“绝对的否定性”而成为一种距离，或者换一种说法，人包含着绝对的距离于自身中，使人归根结底成为不可接近者。

自笛卡尔以来，“自我——意识”占据了哲学的中心位置。笛卡尔、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新康德主义直到胡塞尔，都在“自我——意识”中设定自明的前提，由此推演、建构世界的统一性。

尼采用“酒神精神”描述了自我中混沌不分的原始情绪。弗洛伊德三分自我，揭示自我中有深不可测的无意识原欲领域——Id，



即自我中异己的陌生国度。

这些大怀疑家破坏了自己中心主义的单一与澄明。现代人面对身内异己的 Id 如同面对身外异己的社会,都找不到可供理解的基础稳固的支撑点。这就是所谓“自我的失落”。其实,“自我的失落”比老贵族梦幻的本质还要梦幻,那失落的“自我”是否有过,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在卡夫卡的笔下,那些妄想建立自我的英雄,结局都是死亡,即堕入虚无。或许正是死亡、虚无显示出自我的绝对否定性,不仅否定自我,也否定那些为了自我而设置的种种“城堡”、“法门”和“圣旨”。卡夫卡想以此绝对否定性,既不要城堡,也不要自我,而一切归于寂静,这是全善的另一世界,思想不再喧哗……我不知道,卡夫卡是否要,无为之为?

结局是无关紧要的,人总是要死。不过,活着永远承受此可望不可及的距离,像西西弗斯的卡夫卡神话,有什么意义?不,我并不想询问距离的意义,我只想询问这距离是怎样的?

(二)

门。

迄今为止,人,建立世界,就是建立门。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都是一个事实,一个有时叫人恐惧得近乎疯狂的事实。

我说“有时”,是因为我自欺得麻木了。

人被赶出伊甸园之门,是因为夏娃用一片树叶建立了自己肉体的即自然的门户。这片树叶不仅把人同自然隔开,同时也把女人同男人隔开。在没有这片树叶之前,人同自然是一体的,亚当同夏娃也是一体的,无所谓进出,也无所谓生死,否则,伊甸园不会安宁。突然,就算是智慧吧,它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建立门,即用一片



树叶遮住阴户。多么奇怪的暗示：用否定的方式肯定了“性——生与死”的存在。“不许进！”——就是说，“从这儿进！”这儿有快乐，也有生死。“只许你进！”——就是说，“不许它进！”被置换的可能性发生了，第三者存在了，一变成多。^①

上帝之所以要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大概是恼火亚当和夏娃建立了人的门户，确立了人的独立自足性。但是，这第一道门的建立花费了怎样的代价啊！

第一，从此，人类伴随性的快乐，有生殖的痛苦和死亡的恐惧；^②

第二，从此，人类必须自食其力，辛勤劳动，既要匍匐如蝼蚁，又要仰望苍穹；

第三，从此，性对象有被置换的可能，爱、恨、嫉妒，便与人生俱来。

这三点写在天堂的出口，或者说，写在地狱的入口，反正，写在从天堂到地狱的人间通路上，它界定了人间的范域，使每一个到世上来的人，首先记住：“走你自己的路，让上帝去说吧！”人生除了死——活的距离，本无意义可言，管他上帝怎么去说。

人生第一道门，也立下了门自身的规矩：门是在否定中建立的肯定。

早在柏拉图的记忆中，有过“给不确定者以限定”的说法。斯宾诺莎则说成“限定即否定”。黑格尔认为这是“最伟大的格言”。其实，他们说的就是“门”。

① 在后来的发展中，一变成多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人，性对象隐蔽在可置换的多中，这种对原始无选择（亚当和夏娃）的自然平衡的否定，恰恰造成了性爱对象的寻求与渴望。二是观念，愈来愈多的观念覆盖在原始的性本能上，使其在压抑中，或因持久而疲软——性无能，或因持久而焦灼——性变态，或因持久而想象——性力的保存与转移。

② 据考证，伊甸园里没有性生活，因此也没有快乐、痛苦之类的情感。亚当和夏娃像上帝一样是没有表情的。古希腊雕塑的“静穆”，大概是早期人类对伊甸园残存的记忆。



门,既是范域的限定,又是这限定的缺口,即可破门而入,破门而出,“进入存在”或“超出存在”。门,可算是黑格尔津津乐道的“界面”。如果,完全的隔就不必通了,完全的通就不必隔了,又隔又通,于是有门,所以,门是限定中的否定。试想,若人们可以扬出扬进,这门也就不成其为门,没有存在之必要。不仅门没有存在之必要,连门所限定的范域也没有存在之必要,二者是一回事。只有当人们走到门口被“禁止入内”打住,这门才被意识到是门,这门所限定的范域才被意识到是范域。也就是说,门的肯定是在否定中或通过否定建立起来的。^①此点务必要记。

有门,就有守门人。门是因人而设的,或者说,门是为人而设的。门外在于人而自成空间或距离,便没有意义。

守门人都有一副“前恭后踞”的样子。他一面当然会说“是”。像李莲英说“喳”。另一面,他尤其会说“不”。如果只会说“是”,这个守门人,以及这个门,就不存在了。他的不存在表现在他的完全的从属性上,即从属于别人的意志。无论何人,无论其进出,他都只说一个“是”字,但这不是门或守门人的本性。守门人尤其要以自己会说“不”而受到褒奖,他才成其为守门人。这个“不”字既是他的职责又是他自身存在的意义。一说“不”,他就存在了,不仅尽职,而且独立于求进者前。即使这“不”是奉行着他人的意志,守门人也能在“不”字中深深体会到他人的意志恰恰是、仅仅是通过自己的存在而体现出来的,因而从“不”字中享受到一种自确定的满足。所以,没有守门人不愿说“不”字的,正是这“不”字能抵偿“是”字有余而志得意满。

说到这里,我只是把守门人的脾气说了一半。前恭后踞,仰上俯下,因而分说“是”或“不”,这无非是守门人的两副面孔、两种职

^① 鲍勒诺夫在《生活空间》中也谈到门。他是从沟通的积极意义上讲的。房屋通过窗、门、路,同外部世界发生关联,从而不使房屋的安全目的变成封闭僵死。鲍勒诺夫显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扩张眼光来看待人生的进取性,他乐观得有些狂放了。



能,或者得失相当,顶多补偿有余,算不了得门道之三昧的高手。黑格尔的“正——反——合”在这里是管用的,“是——不——是”,真正的守门人最会说第三个“是”。

我曾经落户的一个小队上,有七个“知青”,包括我,五男二女。这些“老三届”先后都回了城。尽管回城的办法无奇不有,概而言之,无非三种。我是就小队长正道区区小门的态度而言的。一种,小队长得连连说“是”,二话不哼,亲自送行。一种,小队长横竖一个“不”字,就是鄙人,直到最后,有文下来,一个不剩,才嫌我累赘,赶我回的。显然,这两种没给小队长讨得一点便宜,并非快事。第三种就大不相同了。这个小队长有一个特点,其文化水平之低使得他每次宣读毛主席最高指示时都极有创造性。比如,有一次他说道,“毛主席老人家教导我们说,情况是……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就是这么一个小队长,把守着这个社会的最低最小的一道门,可在表达其门道上,竟是本能地会说一个“带不的是”。其他五个人回城,我们的小队长先牢守着“不”字的法门,直到得了手表、缝纫机、两卡车做房子的耐火砖、小儿子进城治病的一切费用,甚至,一个女孩子的初夜权……他才不紧不慢地在“不”字上说了——一个“是”。多么神圣的一个“是”啊,他在自觉自主地行使守门权哩!

唉,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毕竟过了门,还有多少人,那些随他“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的子民,终生过不了这道门,这道门就是专门为他们开的。

这个世界有多少门?如果每道门除了说“是”和“不”,还特别要说那神圣的“带不的是”,这个世界的距离是可以度量的吗?

(三)

手段(或路)。



门,不管其义在于隔中有通还是通中有隔,毕竟有个隔字暗含其中,使人难免望门兴叹,咫尺天涯。

手段则不同了,它是专门为着攫取目的、达到目的而精选的。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道理谁都懂。

按照这个道理,手段和目的一定相互符合,只要相互符合了,任何目的都是可以达到的,或者说,任何距离都是可以消除的。

但是,谁保证这种符合呢?靠同义反复吗?主——客相符的真理观要靠一个假定的前提。帽子盖住手表,认识就是靠认识能力揭去帽子的假象,从而发现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手表。即便如此,谁又能保证观念的手表和实体的手表一定相符呢?实践,把手表做出来。即使如此,谁又能保证这做出的手表就一定是或像那个实体的手表呢?连你做的和他做的都不一样,谁能保证和那个实体一样?符合论太相信客体的不变和主观的忠实了。可惜,上帝造的光未必直,人造的镜子也未必平。其实,所谓相符,无非是你认识的是你能够认识的,那个被认识带出的东西刚好显现出你的认识能力所能容纳的边缘值,于是,你不仅认识了而且还激发出再认识的可能性。

你看,比起传统的主——客相符的真理观来,我编造的同义反复,不客气地说,要巧妙得多,妙就妙在那个“边缘值”,它稍稍模糊了一下边缘就不至于把相符界定得太死。

我这样说,无意提供了一个佐证,手段和目的也不必相符得太死,过犹不及,在所难免。只要有目的的八成就算得手;大喜过望,当然万幸。

如果,手段没达到目的,那一定是手段不合或目的不实。主观能动性就表现在调整相符上。

说去说来,人们总以相符为前提,也就是说,手段和目的,或迟或早,一定是相符的。可见,符合论的经验性恰恰是建立在人们顽固地想象相符的先验性上,于是坚信没有达不到的距离,正如没有



不可知的东西。

要是这样，卡夫卡的“城堡”和“法门”，顶多是个误会，迷失在中途的“圣旨”也未免有点冤枉，今天不是有传真技术吗？何劳钦差大臣奔命如斯。^①

是呀，现在的世界已是一个“手段的王国”，不是手段跟着目的走，而是目的跟着手段走了，可谓万无一失。

今天的手段，可以做试管婴儿，可以做人工智能，一边加速器，一边计算机，可以把人类生活全部自动化，从而人自身也自动化了……

在这个“手段的王国”里，手段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既然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运用，自由归根到底也只是必然规定着的自由，那么人自身的自动化、工具化即手段化不正好是这自由的必然结果。

人用来攫取人的目的的手段竟取消了人的目的甚至也取消了人自身！

多么美妙的手段！

攫取目的的手段恰恰失去了目的。

这种失去，最奇特的，并不一定紧跟在获得之后，而是就在同时，得即失，正好在你伸手获取目的时发现目的已被手段葬送了。手段，一步一步地接近目的，没料到它同时隐藏着一步一步地失去。这是最震撼人心的距离！

我在易卜生的《罗斯莫庄》中经历到这种震撼。

吕贝克来到罗斯莫庄作管家，她的新思想也随之带到了这个堪称传统楷模的庄园。她想作一番革新事业，品德高尚，受人敬重的罗斯莫自然成为她争取的对象。但是，要争取罗斯莫，必须首先使他从被传统窒息的家庭樊笼中解放到自由的阳光下来，也就是

^① 马尔库塞在《一维人》中对传真技术之类的现代宣传手段如何造成“一维人”即永远处在被接受状态中的“性无能者”做了精采的描述。